



天下同萌

继《天下第一萌夫》《喜人有疾》之后
花火总编最无法抗拒的
黑金级VIP巨作!

【天下同萌】系列最高人气男主角华丽登场!

求之不得 著



唉，有个病猫兄长真凄惨！
女扮男装替兄袭爵入京城
才发现京中的“贵公子”
个个是“奇葩”！

睿王殿下萌图呆傻超黏人
丞相家的老二外黑内藏不忍直视

高太尉的文艺侄子
动不动就刚烈

唯一将军府的大公子顶天立地俊美无双
偏偏是处处与本侯作对的
要命冤家！

喜人有疾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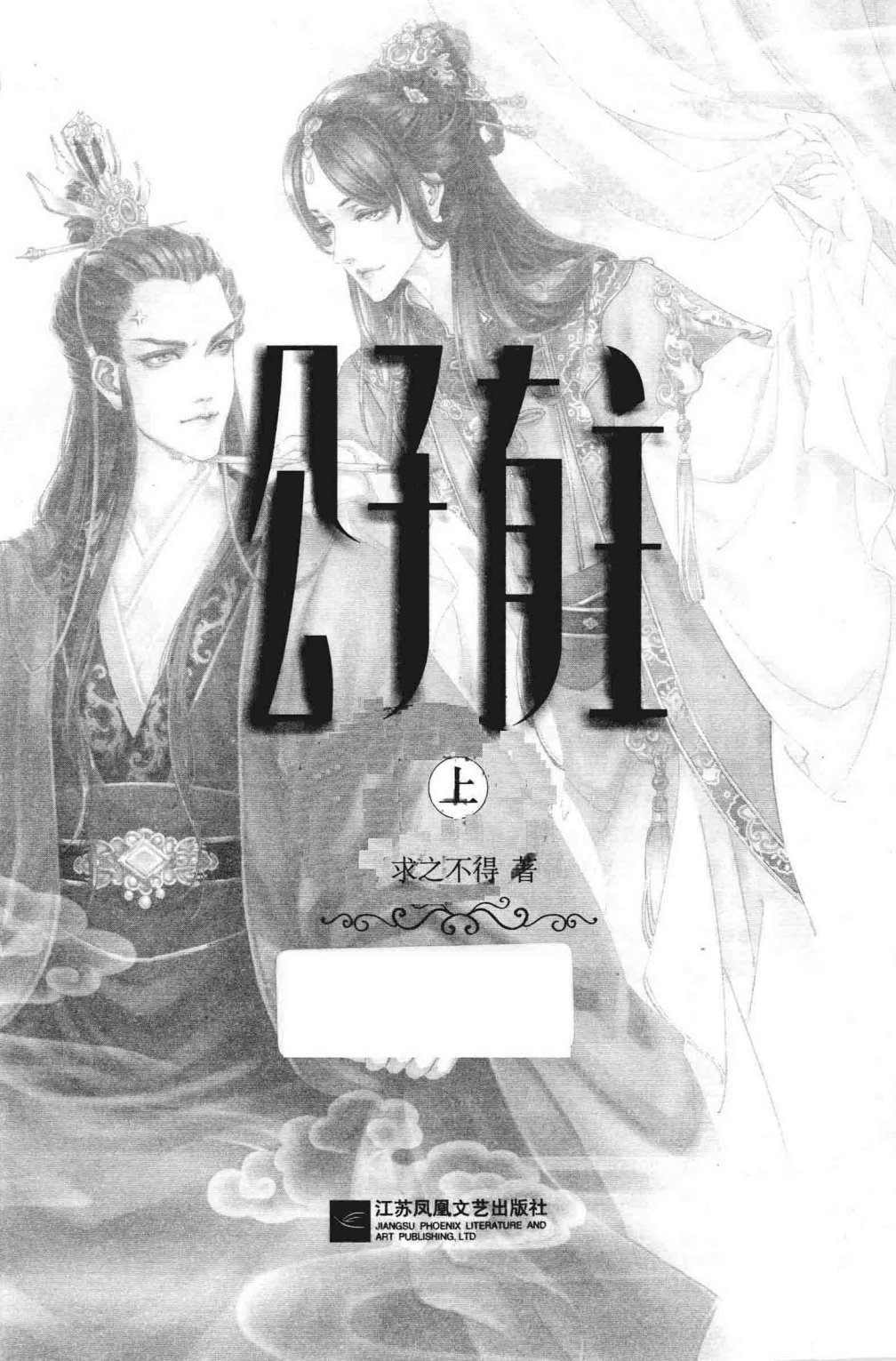
世上唯一为
“男神”
二字而生的男人！

本侯又不是故意调侃你的！
尼玛你就把本侯当街扔出十米远！
你还算是人吗？！



啥？！那那那那洪水猛兽是本侯的未婚夫？！
啥？！皇帝陛下还给我们推出了
超豪华赐婚套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凤栖

上

求之不得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子有主:上/求之不得著.--南京: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7836-9

I. ①公… II. ①求…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7966号

- | | |
|---------|---|
| 书 名 | 公子有主(上) |
| 作 者 | 求之不得 |
| 出版 统 筹 | 黄小初 邹立勋 |
| 选题 策 划 | 怪兽工作室 |
| 责任 编 辑 | 胡小河 姚 丽 |
| 文字 编 辑 | 孙 逊 周 映 |
| 装 帧 设 计 | 刘 阳 |
| 责任 监 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出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集 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字 数 | 208千字 |
| 印 张 | 10 |
| 版 次 |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399-7836-9 |
| 定 价 | 25.00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春疫

昭远侯专注侯门「奇葩」事业十余载，兢兢业业，一直无人能出其右。

001

第二章

哑巴

一袭素衣女裙，木簪随意绾过青丝，淡扫蛾眉，眸含春水，双唇娇艳欲滴，肌肤的细润似温玉柔和。

041

第三章

送亲

嘉和公主出嫁，责成昭远侯为送亲使，出使长风。

082

第四章

入局

「你长得都一样，我若日后嫁不出去，你也要不了媳妇儿。」

120



目录

contents



第五章

登对

「陛下曾御赐过邵阮两家的婚事，可惜昭远侯是男子，若是有姊妹，同邵将军倒是般配。」

170

第六章

往来

阮婉微怔，又循着耳畔声响转眸，只见二三十余匹烈马朝她冲过来，心中骇然，吓得当即说不出话来。

209

第七章

偷亲

先前，邵文樞，似是，偷偷亲了她？

239

第八章

阮婉

阮少卿是女子？邵文樞心花怒放，目光再顺势向下确认，另一股鼻血又顷刻喷出。

280



昭远侯专注

侯门“奇葩”事业十余载，
兢兢业业，一直无人能出其右。



敬平十三年二月初，南顺京中春寒料峭，乍暖还寒。

如酥小雨霏霏落了一夜，翌日微晴。江岸上的八街九陌，鳞次栉比，临水照影处美不胜收。

司宝楼内，阮婉折扇抵腮，眼帘半合，正静听众人议论。

曾经因画作名噪一时的公子宛，已然许久没有新画流出。外界猜测纷纷，都说这公子宛年少成名，底蕴不足，如今才情已经挥霍殆尽，只怕日后更难落笔。为此扼腕叹息之人不计其数。

近来又有传闻，说司宝楼内不久将有公子宛的新作惊艳亮相，一时间文人墨客都慕名前往，想一探究竟。其中还不乏他国远道而来的风雅之士。

譬如，邻桌高谈阔论的两人。

“素闻南顺京中，有一昭远侯出没。”

“什么猴？！”

“毛猴！人……”

阮婉方才还在垂眸静听，此刻不禁斜眸，淡淡瞥过。见此情景，立在她身后的侍卫江离险些笑崩。

“昭远侯专注侯门‘奇葩’事业多载，兢兢业业，一直无人能出其右。”

“十件奇葩事，七件昭远侯。”

“昭远侯唇红齿白不近女色，专好断袖。”

“昭远侯言辞犀利，笑容猥琐，恶趣层出不穷。”

“珍爱性命，远离昭远侯。”

……

阮婉秀眉轻蹙，拎起折扇用不规律地节奏敲着桌面。

邻桌二人双双回头，只见这人五官清秀俊逸，唇若涂脂。明眸里衬着暖阳清辉，容颜犹如初夏的朝荷。这般相貌，饶是秀美女子也怕要被生生比下去。兼之头顶玉冠束发，身着锦袍宽袖，一袭风华翩然出尘。

“公子如何称呼？”一人问。

阮婉慵懒抬眸，捏起折扇，恹恹道：“昭远侯。”

此语一出，两人呆若木鸡，僵在原处。不消片刻，只觉一股寒意迅速从脚底蹿起，经由四肢百骸直抵喉间，顿时尖叫声并起：“救命！”“有昭远侯！”声音未落，就见两人仓皇起身，但因脚软而跌坐在地，但很快

又竞相蹬腿爬起径直逃窜，消失的速度令人叹为观止。

“本侯可有对他们做了什么？”阮婉甚是无语，明明被人当面非议的是自己才对，他们这是什么反应！随后，边说，她边她愣愣地回头瞥向身后的另一人。

赵荣承腰板挺直，一只手按刀，脸上是万年不变的面无表情：“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阮婉嫌弃。

“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是该知道的？！”

赵荣承微顿，义正词严：“不知道。”

听完他们二人拌嘴，江离强忍让嘴角不要抽搐，说：“侯爷，闹开了，去楼上吧。”

单单“救命有昭远侯”六字，简明扼要，旁人无须多问也可自行脑补，于是四围目光陆续投来，潜台词——快看昭远侯和他的狗腿子。

江离只恨自己耳聪目明，别人眼光难以忽视，兼之又身受皇恩，职责所在，也不能自刎以谢京中父老。

自从京城禁军半数划归昭远侯麾下，营中哀号声此起彼伏。他和赵荣承，堂堂的禁军左右前卫，更是凄凉地沦为世人眼中昭远侯的狗腿子，。其中的误会曲解，真让人百口莫辩。

阮婉对外界非议却不以为然，只起身轻叩折扇道：“想要低调一次都不行，真真不让本侯清净。”

昭远侯竟然来了司宝楼！一时间四下哗然，各路揣测可谓千奇百怪。

莫非昭远侯看上了公子宛？

昭远侯继染指王公贵族后，其魔爪竟又无耻地伸向了文人雅士圈内？！

我劝天公重开眼啊，难道我南顺的风流才子竟要毁于昭远侯手中乎？！

噫吁嚱，公子宛恐怕已遭昭远侯的毒手蹂躏，这等恶行当真令人发指！

更有知情人士大胆透露，之前的公子宛才尽画枯就是被昭远侯纠缠的缘故。如今他好不容易逃出魔掌，不过刚刚作画一幅，又要被擒回。今日所见，十有八九是公子宛的绝笔！





绝笔啊！

阮婉缓缓驻足，心中犹如有万千神兽奔腾，嘴角却噙着猥琐笑意，只是用犀利眼神一一剜过堂中众人。

堂中顿时再无琐言碎语，鸦雀无声。

阮婉这才满意回眸。

等司宝楼掌柜安顿好昭远侯后，第一轮拍卖开始。

公子宛的画作是此次拍卖的压轴，要出来得晚些。趁这空隙，阮婉端起茶盏润喉，刚漫不经心地轻呷一口，楼梯处就传来阵阵熟悉而急促的脚步声。

来人明显在拐角脚步微顿，继而飞奔起来，而后很快阮婉便见一袭人影欢快地冲入房内，热情洋溢地朝她扑了过来：“少卿少卿！”

阮婉微微拢眉，语气中皆是平常淡然意味：“别过来。”

跑来的宋颐之照旧不听。

临到近处，阮婉悠悠伸脚绊他，连眼皮子都没多眨一下。

只闻轰的一声巨响，宋颐之摔得人仰马翻，竟也不喊痛。只见他兴高采烈地爬起，还带着一脸讨好的笑意，嘴角翘起嘟囔道：“少卿你又绊我！”分明乐在其中。

“说了不准朝我扑过来。”阮婉每日一念，“也不准抱我。”

宋颐之照例听话地点头。

阮婉放下茶盏：“小傻子，你来这里做什么？”

江离哭笑不得，心想那可是睿王啊！睿王自幼聪颖过人，虽然从马上意外摔下摔成了傻子，但也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睿王啊。怎么能小傻子小傻子的这么叫，成何体统！

再说，他身为禁军左前卫，睿王才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如何能眼睁睁地看着睿王被侯爷如此呼来唤去？

江离恨不得拔剑自刎以谢军中。

阮婉和宋颐之显然都没有这般觉悟。

宋颐之一脸诚恳道：“听说少卿来这里买画，我买了送给少卿可好？”

江离知晓，睿王是真心实意待侯爷好。

大凡睿王得了宝贝都会先往侯府送，侯爷若是不收，他便又哭又闹。侯爷只得收了压在仓库里，等年关的时候再命人一车一车地拖回去，美其名曰送给睿王的年货。

睿王也欢欢喜喜收下，四下叫嚷，说是“少卿送我的礼物”！旁人瞠目结舌。

“我是来看卖字画的，不买。”阮婉解释清楚。宋颐之听了憨厚地笑了笑：“那我也不买，我也来陪少卿看。”

领他在一旁坐下，阮婉端了几碟点心放于他跟前，因为他素来爱吃甜食。

宋颐之没有伸手，只是眉间微皱，饶是认真地道：“少卿少卿，他们说你看上了公子宛，日后便不同我亲近了。少卿，我不忌妒公子宛，我同你们二人都好，好不好？”

江离的嘴角不禁抽了抽。

阮婉额头顿时出现三道黑线：“小傻子，别听他们胡说。”

宋颐之闻后粲然一笑：“少卿只同我一人好就更好了！”

言罢欢欢喜喜地抓起桂花栗子糕胡乱啃了两口，再启齿时有些腼腆：“少卿少卿，你何时吃我？他们都说我常常到你府中，是因为你要吃我。”

听到这些，阮婉饮在喉间的茶水悉数喷出，咳嗽不已，委实呛得不轻，就连一向波澜不惊的赵荣承都泛起一丝同情。

“小傻子，你不好吃的。”阮婉耐心哄道。

宋颐之有些委屈：“你都没吃，怎么就说我不好吃！”

“因为，吃了傻子会变笨啊，小傻子，你也想让我同你一道变傻子吗？”阮婉应得煞有其事。

“不好吗？”宋颐之撇嘴，眼中噙满期许，“少卿，我们一起当傻子。”

阮婉脸色微沉：“两个傻子，好一同被人欺负？”

宋颐之稍稍思忖，似是觉得有理，眉头就此舒开，伸手就去抓点心：“那少卿你还是别吃我了，少卿还是聪明些好。”

江离汗颜，侯爷和睿王自有相处方式，侯爷待睿王更是少有的耐心。

“这才乖。”阮婉将茶盏递于他跟前，怕他狼吞虎咽噎着。

宋颐之接过，捧着大口灌下。





“慢些喝。”阮婉轻声叮嘱，宋颐之听闻，便朝她憨笑，这让阮婉想起了初见宋颐之的时候。

那是敬平九年，她背着娘亲偷偷从长风跑来南顺看爹爹。

她过往从未单独出过远门，行至慈州时钱袋被人偷走。哭也哭过了，饿了整整一日，两眼冒金星，实在耐不住腹中饥肠辘辘，便偷拿了街边卖的馒头，被人当成乞丐追打。

慌乱逃窜时，一头撞进了宋颐之的怀里。

未见其人，只觉他袖间的阵阵白玉兰幽香甚是好闻。抬头看他，只见他脸上温文尔雅的笑容依稀透着暖意，好似三月里柔和的嫩芽新绿。

他给她一个馒头，一吊钱。拿着这些她甚是窘迫，问：“我日后如何还你？”她又不是真乞丐。

他缓缓俯身，薄唇轻抿出一抹如水笑意：“要还吗？那记得，我叫宋颐之。”

……

后来再见宋颐之竟是两年之后。

她替阮少卿来京中做起了昭远侯，见到宋颐之这副模样时分外震惊。

听闻年前睿王从马上摔下来，摔成了傻子，言行举止堪比六七岁孩童。旁人是明着尊敬，实则暗地里欺负。

初至京城，阮婉一直谨言慎行，多在一旁察言观色。

“轻人者人必轻之！”一日，阮婉终是忍不住开口呵斥欺侮他的人。宋颐之眼睛一亮，从此便紧紧跟在她身后，终日少卿少卿唤个不停。阮婉总念着那个馒头，于是因为一个馒头摊上一个傻子。

敛了思绪，宋颐之还在冲她笑：“少卿少卿，你对我最好了。”

阮婉递过手帕给他擦嘴，说：“你若不是傻子，我便不对你好了。”

“那我就是傻子！”宋颐之笑眯眯地嘟嘴，又吃了满口糕点屑。阮婉索性放弃纠正，由得他去。

正在这个当口，公子宛的画作也已开始拍卖。名字是平淡无奇的《早春图》，一时间四下哗然。即便如此，起拍价还是纹银三千两，不过须臾，

竞价就突破一万。

宋颐之凑过头来：“少卿，我们去东亭湖郊游见过这幅图。”

他的意思是，郊游的时候见过这道风景。宋颐之从前不仅聪颖过人，更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旁人不曾留意的场景他却记得清清楚楚。

阮婉莞尔：“东亭湖各处景致看来都差不离。兴许公子宛也恰好去过东亭湖，想起许久没有动过笔，就随手画了一幅糊弄事。”

宋颐之点头：“少卿说得是。”

江离心下鄙夷，睿王傻便罢了，侯爷有何资格对公子宛评头论足？！

最后，《早春图》由左相家二公子陆子涵拍得，花了整整九万两纹银。周遭纷纷道贺，陆子涵不免得意，拿了《早春图》便到阮婉面前挑衅：“公子宛的真迹怎可落入不三不四之人手中，岂不糟践了？”

旁人闻言便笑。

阮婉也不生气，缓步上前，用别有意味的眼光打量了他一番。只看得陆子涵心中疼得慌，只好故作大义凛然模样，甩袖昂首替自己打气。

阮婉幽幽叹道：“日前公子宛对我说，他近来随手作了一幅练手图。我今日就是来看看何人会附庸风雅，不想竟是陆二公子。”

“胡说！”陆子涵顿时一怒，“公子宛这幅《早春图》，大家有目共睹，分明是工笔与写意共存，乃水墨丹青的大成之作。只怕有人有眼无珠，来此充当笑柄。”

众人纷纷附议。

陆子涵自诩公子宛的头号知音，哪能容忍旁人这般质疑！

阮婉佯装恍然大悟，秀眉挑起一抹诡异的弧度，嘴角微微勾起，招牌式的猥琐笑容跃然脸上：“陆公子所言极是，不如，来昭远侯府，你我一同探讨探讨？”

陆子涵顿时大骇，假意道了句“不必”，便狼狈甩袖离去，唯恐避之不及。

阮婉笑不可抑。

翌日就有传闻，左相家二公子陆子涵被昭远侯当众调戏，用语淫秽，不堪入耳。

阮婉闻后，愤愤不平：“什么审美！别人也就罢了，长成陆子涵那样的，





活脱脱让人‘存天理灭人欲’！送予本侯，本侯都嫌入不得眼。这般以讹传讹，诬蔑本侯品位！”言罢，长憋一口气埋入水中，两腮鼓鼓。

叶心又好气又好笑。

再浮出水面时，柔软的青丝沾染了花瓣，阮婉伸手去捏，先前的不悦荡然无存，只剩双眸间水光流盼，眉眼晏晏。

叶心无奈摇头，语重心长：“侯爷，您悠着点，要不迟早要出事的。”

《早春图》在司宝楼拍卖得九万两纹银，除去零散的费用，到手是七万余两。

按照从前的约定，这些钱由司宝楼悉数兑换成银票存于南顺京中的老字号钱庄，因为已是常态，所以银票到手仅用了三日。其间阮婉未曾露面，只让叶心私下走了一趟。花销虽是高了些，身份却掩饰得极为稳妥。因为阮婉便是名噪一时的公子宛，也是大名鼎鼎的昭远侯阮少卿。

事情办妥她大致过目后，便将银票和支取信物一并收在锦囊之中，交代叶莲：“送去富阳给秋娘，就说连同去年冬日那份一起补上。”

去年冬日她意外拉伤手腕，大夫再三叮嘱要好生调养，直至今年二月初才勉强可以用笔。

结果外界盛传公子宛才尽云云，惋惜者甚众，更有甚者，痛哭流涕说公子宛怕是英年早逝了。最匪夷所思的莫过于公子宛遭昭远侯软禁，《早春图》就是证据，《早春图》就是绝笔！

去你令堂的绝笔！

每每思及此处，阮婉就恨得咬牙切齿。都是那头“洪水猛兽”害的！大凡与邵文瑾沾边的就没有过一件好事。

初次见面，她就被他一只手拎起衣领，堂而皇之地扔出，摔出去好远，摔成狗吃屎，后在床榻上躺了两个月。

再者就是敬帝组织京中蹴鞠。像她这种斯文人硬着头皮参加这群野蛮男子的活动，自然只是懒懒散散走走形式应付，不想偏偏抽签抽中同邵文瑾搭对。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结果她被邵文瑾的合理冲撞搞得眼冒金星，顺带崴了脚在侯府中又趴了一个月。

.....

其间多如牛毛的小事，都不值得她提。

直至去年十一月里，阮婉忐忑不安了好几日，终于鼓起勇气向暗恋已久的苏复表白。结果在这个自诩十六年来最为悸动紧张的关头，发现竟匪夷所思地表错了对象。

都是因为慈州顽童审美高度不够！让他把信交给对面酒楼里最风姿倜傥的公子，谁知来的人竟是邵文槿！

彼时闻得身后脚步声渐起，阮婉深吸一口气，低头局促地看着手指，脸上浮起一抹绯红，也不敢回头。眉眼盈盈处梨涡浅笑，轻声细语里带着几分女子特有的羞涩。

“嗯……苏复……就是……我们认识有些时候了……嗯……”千回百转，良久憋不出关键一句，她渐渐恼了，将心一横，轻咬下唇道，“我喜欢你。”

待得转身，见到对方，两人都徒然僵住。

阮婉只觉一个念头瞬间涌上心头——问候你令堂的风姿倜傥！

某侯恼羞成怒，下场却是不慎意外踩滑，险些掉进寒冬江里。亏得邵文槿伸手拉住，只见他眼眸一沉，猛然使力……就此，有人的手腕就调养至二月初。梁子彻底结下。

也就因此番闹剧，阮婉心中的阴影挥之不去，再未启齿向苏复表过白，更恨邵文槿入骨。

……

“是，二小姐。”叶莲应声开口，才将阮婉从愤愤思绪中拉回。

少卿和她是龙凤胎，少卿早她些许出世，便一直占着哥哥的名头。叶莲和叶心自幼服侍他们兄妹，也随着阮婉一路从长风到了南顺京中照顾。叶莲从小唤她二小姐，私底下就常常忘记改口，阮婉听了，扬手敲了敲她头顶。

叶莲愣愣一笑：“知晓了，侯爷。”遂而健步如飞溜出侯府。

见到叶莲狼狈跑开，阮婉咯咯笑出声来。

叶心一面替她收画卷，一面苦口婆心劝道：“侯爷手腕刚好，何必亲自作画，要银子还怕侯府库中没有？”

旁的不说，光是睿王所送的奇珍异宝，库里都快堆不下了，哪一样拿出去不是价值千金？





阮婉低眉启颜，心想苏复可以行走江湖仗义相助，她也有一支画笔力所能及，侯府私藏再多，又岂可相提并论？是以年初岁尾都会作画一幅，拍卖所得尽数送至秋娘处。

而这秋娘则是富阳有名的医女，医术高明，悬壶济世。她开在富阳的医馆行善施药，救治穷人分毫不取，正是由阮婉资助的。

除此之外，每年十一月阮婉还会到慈州为慈云寺作画，义卖所得皆为布施。既是善举又可见到苏复，阮婉乐在其中，于是慈云寺一行对她来说便是一年里心情最好的几日。

苏复应了今年九月她生辰时来京中看她的，日子好似突然有了盼头。

二月初春，正是疏柳新绿新塘渐开的时节。南顺京中暖日晴风，草新绿漫，庭前随处可见三两绕指轻舞杏花。

陈皇后每年这个时候，都在宫中操办迎春会，广邀京中王侯亲胄和达官贵族子弟入宫走动。换言之，这本是宫中变相的选妃活动，也给诸多贵胄豪门借此联姻提供了大好机会。

敬帝和陈皇后年少夫妻相伴，一直未再纳过妃嫔，迎春会便成了南顺国中盛大的豪门相亲会。

想起初临迎春会的窘迫模样，阮婉迄今心有余悸。

她女扮男装，面容姣好，兼之彬彬有礼，不时被各路名门千金围追堵截。她是痛定思痛才做出断袖的义勇之举，若非断袖，就怕哪一日敬帝经不住陈皇后的耳鬓厮磨，突然指婚，她的欺君之罪就昭然若揭了。

昭远侯断袖，京中震惊！

后来，肯昧着良心将爱女往她这里送的少之又少，仅有的那么几个急功近利之徒也都被睿王一场哭闹吓得魂飞魄散。

“少卿说娶妻便不同我好了！父皇母后，我不依！”

他哭得声嘶力竭，旁人看了只觉惨绝人寰。目瞪口呆之余，从小傻子的一席话也听出了别的意味。

睿王和昭远侯“好”，敬帝和陈皇后又是出了名地心疼这个傻儿子，谁敢再将女儿往火坑里送？

打着宋颐之“相好”这个幌子，阮婉高枕无忧，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少卿少卿，我演得好不好？”邀功的时候他分外卖力，“有奖励没有？”嗓子都哭哑了，真真是全力演出。

阮婉笑逐颜开：“明晚来府中，我们煮火锅。”

宋颐之最喜欢吃火锅，可这火锅平常却入不得达官贵人的眼。他爱吃的火锅有独有的地道滋味，昭远侯府的厨子会做，而且做得极好。

阮婉陪他吃了整整两日，小傻子一点事都没有，而阮婉却在三月天里冒了一额头的痘痘，苦不堪言。之后她连用了一个月的清淡饮食，又喝了大半个月的去火方子，痘痘才消退下去。

一说到这儿，叶心总是掩袖而笑，心道自家的小姐还是爱美的。

.....

到如今，这迎春会无须阮婉多担心。喝茶赏花，听曲看戏，就当春日里的小憩。

年年都会有新人进京，女子见了昭远侯总不免叹息，觉得可惜了这等风流俊朗人物。男子见了昭远侯则绕道远之，偶尔几个慕名前往的“同类”，也都被其犀利的眼神和猥琐的笑意吓退。

今日，阮婉来得稍晚，人人见了她都目含笑意，却又缄口不言，好似在看笑话，背后议论和指手画脚的人也不在少数。

阮婉冷眸一瞥，今日宫中肯定有么蛾子！

她轻叩折扇，环顾四围，果然见到前方花坛处围了大群人，人群中不时有喧哗和轻笑声传来。

阮婉见了，低声吩咐赵荣承去前方看看。片刻后，赵荣承折回，脸上依旧是万年不变的面无表情。他低眉看了阮婉一眼，也不开口，阮婉彻底无语，问：“又不知道？”

赵荣承挺直腰板，应了声知道。

阮婉好气又好笑，骂道：“知道了还不说？禁军右前卫还比不上一个傻子？”

言及此处，小傻子兴高采烈地跑来：“少卿少卿！”

阮婉微微敛眸：“别过来。”宋颐之照旧不停，直至被她伸脚绊倒才又欢喜起身：“少卿你又绊我！”

“说了不准朝我扑过来，也不准抱我。”





宋颐之笑嘻嘻地点头：“少卿少卿，你快同我去看，陆子涵带了一只小猴到宫中。你给它喂吃的，它就跟你学动作，还会做鬼脸和跳舞。你若凶它，它就龇牙咧嘴，还会挠人的！我便险些被它挠了。”

是吗？阮婉眼色一沉。

南顺国中侯爵本就少。如今在京中的侯位，只有她昭远侯一个，此时有人带“猴”入宫，只怕是在指桑骂槐。

小傻子继续：“那小猴还有名字，姓赵名远，你唤它名字，它还会点头哈腰，抱拳打拱。”

赵远猴？阮婉戏谑一笑，还点头哈腰抱拳打拱？原来连指桑骂槐都不算，说得再直白些，就是在宫中耍猴！

赵荣承心中明白，不肯开口，实则是难以启齿。

阮婉轻哼一声，大步上前，围观人群便突然闻得一声感叹：“哟，陆二，听闻今日带你的同胞兄弟进宫赏花来了？”

四围的笑声戛然而止，众人见到阮婉，都有些胆怯，眼中的笑意却又忍得辛苦。

陆子涵轻咳两声，高声壮胆：“这哪是我兄弟，分明是赵远猴。”一语既出，那“赵远猴”果真点头鞠躬作揖，周围传出稀稀落落的笑声。

阮婉竟也不气，大方上前打量了“赵远猴”几眼，又挑眉瞥过陆子涵，啧啧两声佯装疑惑：“真不是你陆二的同胞兄弟？这歪嘴撮腮的模样，分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呀！”

旁人也陆续望向陆子涵，皆心中暗道，还真有几分挂相！笑声竟比刚才多了许多。见此情景，陆子涵恼羞成怒：“你胡说！”

阮婉也不着急，款款笑道：“是不是你兄弟，问问它不就知道了？来，赵远猴我问你，陆子涵是不是你兄弟？”一听“赵远猴”三字，小猴立刻点头哈腰抱拳打拱，应景得很。

阮婉一脸恍然大悟，一旁的众人也再也憋不住，皆捧腹，笑得前仰后合，更有甚者，直接笑喷。

陆子涵恼得脸色煞白，煞白之后又染成铁青，再由铁青化为深紫，脸上就似开起了颜料铺子。唇齿间气得颤抖，咬紧下唇便拂袖而去，连“赵远猴”都丢在那里没有再管。